

征稿启事

每个普通人的一个故事，一段回忆，都是历史的一个碎片。大周末“个人史记”版展示的就是我们读者自己曾亲身经历过的一段故事：您小时候玩耍过的坝子、长大后生活的院落，可以汇集成为一个老地方的故事；让您难以忘记的一个人，对您人生影响巨大的亲友，可以汇集一段段故人旧事。欢迎您将故事写下来，与更多的人分享，如果这些故事还有照片，也欢迎一并寄来。我们将挑选富有生活气息、又有时代特色的内容刊载。

【来稿请注明“个人史记”，请务必留下您的联络方式。稿件需为原创首发，严禁抄袭。文责自负。】

■投稿邮箱：chengdu101@qq.com

■邮寄地址：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商报“大周末”工作室（来稿不退，还请自留底稿）

供销社的副食品种有限，只有银耳罐头、芝麻饼等，我们吃不到，只能在玻璃柜台前行了无数次注目礼，那天能无意中吃到一块芝麻饼——其实只是一口，简直是意外之喜！

记忆中最甜的饼

兴修水利、改造农田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了。我出生于1971年，那时水库、农田的改造已基本完成。在童年时代，每次我在水库边放牛、钓鱼，总会不由得想起父亲讲的那些往事。

记得父亲说，那时，只要有地方修水库，他们就要被抽去帮忙，无论到多远的地方去修，都是自带农具步行前往。修水库条件艰苦，劳动强度大，因此，管理严格，如果有溜号之人，一定严加惩罚。而较之于修水库，改田则轻松些，无非是挖土碎石的事。只是遇到了大石头，需要放炮炸石，那操作就比较危险了。

我还是亲历了一次改田工程的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改田后的维修。那次，村主干道塌方，砂石掩盖了三个生产队的好几块农田。于是村里组织四、五、六、三个生产队一起整修农田

和道路，一百多人一起出动，我们小孩也去凑热闹。在那一大片农田里，大家挖土，运石头，平整农田，砌田埂……忙得热火朝天，直到四队挖出一块大石头来。

本来这石头可以让几个年轻人一起抬到独轮车上运走，但不知谁突然提议：打个赌，谁抱到车上奖两块芝麻饼！大概是为了找乐子，或者男人们也想比比力气，这提议立马得到了大家的响应。先后有七八个男人试了试，结果都以失败告终。这时，我们三队的队长大林叔说他来试试，只见他扎紧围裙，紧了袖套，两手张开，摸好位置一使劲，石头就被他抱起来了，大家赶忙把独轮车倾斜，一百多斤的大石头就被大林叔抱到车上去了。大家一片欢呼。大林叔也红光满面，一边喘气，一边呵呵笑。

四队的会计也不含糊，立马派人

买了两个芝麻饼来送给大林叔。大林叔立即也让人将饼分给我们十几个小孩，最后剩下两小块，他自己也没有吃，而是放进了口袋，“这两块带给我妈吃。”

上世纪70年代，供销社的副食品种有限，只有银耳罐头、芝麻饼等，我们吃不到，只能在玻璃柜台前行了无数次注目礼，那天能无意中吃到一块芝麻饼——其实只是一口，简直是意外之喜，所以至今我还记得童年的芝麻饼太好吃了！

我曾有个梦想，长大了如果有钱，一定要买好多好多的芝麻饼，吃个够。然而，参加工作后，我有了工资，突然就对芝麻饼失去了兴趣。看到满街的披萨饼，我不屑一顾，总觉得它无非是一块饼而已——或许，1977年，大林叔分给我吃的饼，就是记忆中最甜的饼。（郭新国）

“送货上门”的白菜

我们家五里有座煤矿，附近村民常到矿上的渣堆捡些渣炭。我们小时候放了学，就挎着竹筐提着铁筛子爬到渣堆上用铁筛子筛，筛出的细碎渣石里含有炭末，可以生火。有时运气好，还能从渣石中捡到煤石和煤块。

渣堆底层已被筛过无数次了，只剩石头。要想筛到好的渣炭，必须占领渣堆的最高点。每当刚从井下拉上来的石头倒到渣堆顶上后，大家便一哄而上地去争抢。捡渣炭也有经验和技巧，需用竹筐挡在前面开路，竹筐能挡住滚落的石头，防止自己被石头击中砸伤。

跑在前面的都是“霸王”，为了抢炭打架的多了去了，男孩子动手打，女孩子动嘴吵。老实的孩子只能跟在后面捡人家捡剩的。我们姊妹就属于渣堆上的最后阵营，捡得最少，但从未与人发生过争执。

渣堆又高又陡，渣路比山路还难走，力气大的孩子用架子车将渣炭推下来。我和二姐推不了架子车，便只能用竹筐一筐一筐地运。说是运，其实是拉，用手拉着竹筐的一头，半蹲着往下走，拉到渣堆下面，再两个人一起抬回家。

捡回家的渣炭一部分留着自用，剩下的用来换白菜。那时临县菜农多，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吃不了，我们就用渣炭去跟他们换。每年到了换白菜的季节，母亲便犯了愁，父亲在外地教书，那时几个弟弟尚小，大姐已经出嫁，我和二姐又推不了架子车。最后还是二姐想出了主意，我们可以借生产队里的地排车拉着渣炭去换白菜。

母亲说既然去一趟，不如把队里分的煤票也换了。记得那天下午，生产队里收了工，我和二姐借了地排车就去煤矿拉煤。

到了煤矿，将煤票递上，过了秤后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和二姐拉着半吨煤，走到半路，地排车车轮陷进了沟河里，拖不出来了。我们只好找人救助，但等了半天也没见一个人影。二姐说她看着车子，让我去附近村里喊人来帮忙，我走到一户人家，看到屋里点着煤油灯，便敲门，一个小伙子开了门，他听我说完，忙跟着我去帮我们吧地排车拉了出来，完了他还亲自帮我们吧车拉回了家。路上小伙子说，我认识你，你也在渣堆上捡过炭对吧，我从未见你在渣堆上打过架，你是个老实人，若是那些厉害主儿来喊我帮忙，我才不会帮呢。

那天小伙子帮我们把煤拉回家，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二姐将地排车上的煤卸下一部分，又放上了十几袋渣炭，准备拉着去临县换白菜。刚出村口便遇到有人拉着白菜喊着换炭。原来，另外一个县的人听说我们这里有煤炭，便拉着白菜来换，被我们巧遇了。那年我们在家门口换了一车白菜，母亲说，老天爷厚待老实人，没想到我家的白菜有人“送货上门”！

这是1967年冬天发生的事儿。那车白菜我们整整吃了一个冬天，现在想起来舌尖还有印记。那个年代，冬储白菜是个艰难的大工程，需要小孩子在渣堆上从春捡到秋，捡出个白菜飘香、炉火旺旺的暖冬。（李秀芹）

化成泡影的白面

那年，二舅受姥爷之命，去三四十里外的集市换了二斤白面。白面，就是小麦粉，二舅拎着一布袋的白面，先是捆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，觉着不安全，又把它绑到了车把上——要眼不离那个面口袋。

可谁曾想，天擦黑时，一不小心，急着回家的二舅没把好方向，连人带车摔到了池塘里。池塘不大，也不深，

但坑底泥沙多，黏性强。二舅一手推车，一手提溜着湿淋淋的白面袋子，好不容易才从池塘里爬出来。回来的路上，他边走边哭。

回到家，姥姥瞅了瞅二舅，没说别的，吩咐他收拾收拾，洗净脸，准备吃饭。在那个年代，白面是难得的食材，逢年过节才可吃上一两顿。为了填饱肚子，家里的几亩地种的都是玉米。可玉米再高产，也喂不饱肠胃。直到我小时候，家乡仍流传着“饺子费，面条省，不想过了烙大饼”的俗语。想

接连栽在嘴馋上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，不谙世事的我，竟先后栽在了黄豆、山芋和老母鸡这三样东西上。

乡村的秋季，大人们忙于秋收秋种，孩童们则可以自由疯玩。那天，我和黑蛋看着砍回家的黄豆堆在院子里，就拿了几把跑到村西一间放稻草的老屋里。我俩把黄豆秆挂在门门上。我用火柴点着了豆秸，结果不小心引燃了屋里的稻草。我一下恐慌起来，对黑蛋说，快撒尿，快撒尿。没曾

想，火越烧越大。我俩慌忙跑出屋外，大声呼喊：“着火了，着火了！”等大人们赶来灭火时，我和黑蛋早吓得逃之夭夭。幸亏那天没有风，火灭得及时，只把放稻草的老屋烧坏了。

这事没多久，我又栽在了山芋上。村南边有个白湖，湖堤上是村里的菜园地，各种作物皆有。都知道，刚出锅的山芋又香又甜，所以我们几个小孩在湖边玩时，发现湖堤上种着很多山芋，于是偷挖山芋的主意就冒了出来。不一会，我们就挖出十多个，在我跑下湖堤洗山芋时，没料到脚底下一滑，我一下掉进了湖水里。伙伴

一月一次打牙祭

第一次见肉，是在集体分肉时。那时，农村集体养的猪并非说杀就杀，只在过年时一个生产队仅允许杀一头，然后端了盆子，一家分回三五斤。肉分之前早已过秤，精确到一两一钱。唯有肥瘦不能绝对分匀，但也有办法：纸团抓阄，愿赌服输。

后来包产到户，大家有了属于自己的猪，但也不常吃肉。猪仔用红薯、猪草催肥，一喂就是大半年，同栏的其他几头猪早已被卖掉，换回娃儿们

过年的新衣服、来年的化肥种子钱等，抵拢腊月底，多数家庭也杀年猪，但精肉还是得卖掉。

大年三十和初一这两天能敞开心吃，但大年初二起就要收敛，为啥？图个细水长流。腊肉得一块一块提到院坝里晒，直到肉干得流油才取回去挂在老鼠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处。晒肉也得有人守着，一防猫狗，二防贼。说来你可能不信，竟有蠢到偷肉的贼！

晒干的猪肉可以坚持到农历五六月，留到农村收完小春（主要是收小麦）招待完帮工的邻居后，已经微微变得木嘴泛苦的猪肉才告罄。然后

情有独钟喝酱油

有一天，同事老陈突然说起自己小时候偷喝酱油的经历来，我的心突然一震，就像一下子找到了知音的那种感觉。我一直把自己喝酱油的那段经历当成一个讳莫如深的人生经历，从来没人提起过，没想到此时却被同事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。在他看来，少年时期不论做什么荒唐的事情，在今天看来都是美好的。

我小时候也喝过酱油，而且对酱油情有独钟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。在我的少年时代，生活很艰苦，穿衣简单就不要说了，每天吃的东西也稀松平常得很。平时吃的都是玉米、高粱、山芋干等杂粮，而且还不宽裕。

说起来也奇怪，越是粮食短缺，饭量还越大。现在才知道，那是因为

肠胃里长期不见肉和油的缘故。平时如果能吃上一顿饺子，那心情就像是过年似的。

没有荤腥的炒菜是索然无味的。我的母亲在村里是一个做饭的好手，她最让我佩服的就是，她能最大限度地把我家的生活调剂得有滋有味。母亲做的菜，我吃起来总是觉得味道特好，母亲后来告诉我们，那诀窍就是在做菜时添加了适量的酱油和醋。

酱油是从供销社买来的。计划经济时代，什么都要票证，尤其是衣食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，比如买布需要布票，买肉需要肉票，买煤油、煤炭、自行车、缝纫机等更是“票证先行”……有什么是不需要票证的？那恐怕就是酱油、盐和醋了。

供销社在我们村子的南边，离我家有二里路，我记得我从十岁左右开始，就把去供销社打酱油的工作给承包了。小孩子总是好动的，走到商店

又开始了半年漫长的等待。

我父亲那时在村上和镇邮局兼点工，所以我家打牙祭固定为一月一顿，而且平时猪油能够保证。但一月一次的牙祭，又怎能满足正在疯长的身体呢？高中的一次尴尬经历让我刻骨铭心又羞于启齿。

那天是我们家打牙祭时间将到未到的临界点，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学校食堂蒜苗炒肉的味道飘过来，不知怎的，那天猪肉的香味浓郁得出奇，我口腔中的馋液几乎是以前涌泉的方式冒出来。我能清晰听到自己吞口水时的咕噜声！尴尬！我的同桌是女

生，怎么办？我的脸瞬间红了，得赶快想法子啊！我用手夸张地捏捏自己的喉结，做出嗓子极不舒服的样子，大声咳嗽了一下，顺势咽下了那令我差点出丑的鬼东西。那节课的最后5分钟，简直成了我的梦魇。下课铃一响，我几乎是逃也似的飞出了教室。

猪肉的匮乏对我的影响不可谓不大，因此我特别愿意走亲戚。那时亲戚家都不富裕，但勒紧裤腰带也得割回两斤肉，毕竟这是待客的常情。我特别爱走的地方是中和场的大嬢家，原因其实很单纯——她家每周打一次牙祭。（宋扬）

打酱油这样的事，不但不烦，而且还积极努力，乐此不疲。

家里的酱油没有了，母亲就把我叫到跟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交到我的手上，然后一字一顿地交代说：记住，打一毛钱的酱油和五分钱的醋。但剩下的五分钱，母亲却不交代。我回来时，把它交还给母亲，母亲就收着；不交，母亲也不讨要，算作我的路费。

乐于打酱油，除了能得到几分钱路费，还有一个特权，那就是在回来的路上，走到僻静的地方可以美美地喝一口酱油，陶醉在难得的美味中，这种陶醉是每一次打酱油时都要经历的。现在想起来，那生酱油的味道实在不好，但是在那时，那地，我喝到的就是少有的玉液琼浆。

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喝酱油的那点事早已成为远之又远的历史，只是温馨还在，温情还在！（张升平）

